

浅析美国电影《冰血暴》中的“关系异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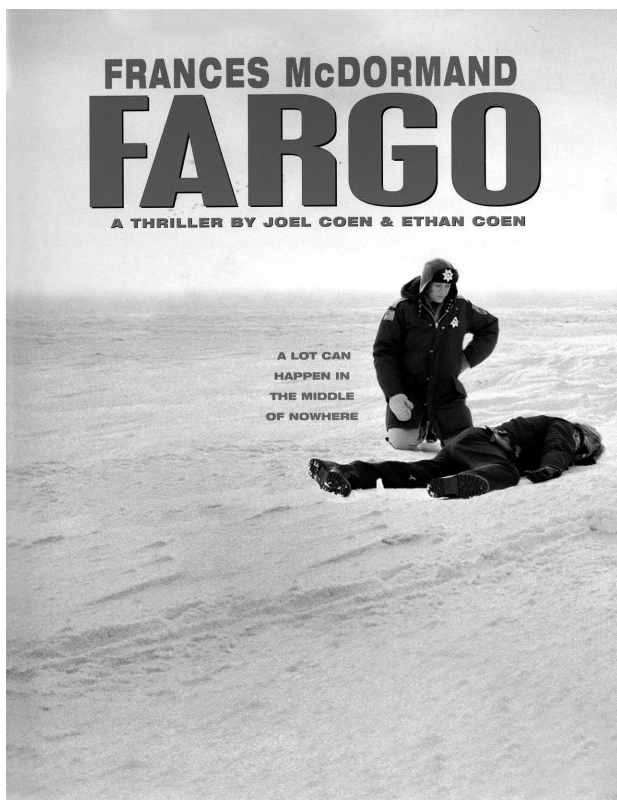
文 / 万中淑

《冰血暴》是一部由乔尔·科恩、伊桑·科恩联合执导的黑色悬疑电影，影片以一次预谋绑架集会为开端，展现了因此案而关联起的一系列人物间的欺骗、背叛、敲诈与暴力。本文从人性异化的角度，根据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对影片中的各种人际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在西方文明下，人类所面临的孤独困境，并对人际关系异化追根溯源。

乔尔·科恩与伊森·科恩兄弟是当前美国独立电影的代表人物。自踏上影坛以来，他们影片特有的、不同于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模式的艺术风格，包括叙事方式和镜像美学都为人所称道。同时，异化这一主题在他们的一系列电影中以不同形式频繁出现。《冰血暴》成功地再次延续这些特点，并且洞察了电影行业和美国文化的最新趋势，一经问世便赢来广泛认可，并获得多项荣誉。而批评家们多着眼于其艺术风格，却忽略了此部电影中导演着重体现的由异化问题所导致的人际关系危机。

异化这一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经不同学者阐释下有着不同的解释。本文主要借助埃里希·费罗姆的异化理论，试图分析和阐释《冰血暴》中的人际关系危机。本文主要选取了四对人物关系进行分析，它们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关系异化形式：异化的两性关系；异化的亲情关系；异化的姻亲关系；异化的合作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进一步挖掘科恩兄弟对于由异化问题而引发的人际关系危机的思考，拓宽关于科恩系列电影以及电影文学中异化主题的研究视野。

电影《冰血暴》根据1987年发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宗连环命案改编，由科恩兄弟联合执导进行拍摄。故事主人公杰瑞是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在生活中处处失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为投资一笔生意，向岳父借款而遭到拒绝，随即通过同事谢普联系到两个凶徒，谋划通过绑架妻子而向自己的老丈人敲诈钱财。然而局面一发不可收拾，由一宗绑架谋财案引发了一桩又一桩的血案。这部电影沿袭科恩兄弟影片一贯具有的特点，以暴力犯罪为主题，社会小人物为主人公，揭露和批判人性中隐藏的罪恶——自私、贪婪、



残酷、无情、荒诞等；表现人性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与社会的疏离。

一、埃里希·费罗姆的异化理论

埃里希·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构建了他自己的异化研究。弗洛姆认为，人性包含着历史的可变性和社会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异化是一种经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体验自己的生活像在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可以说，他已经变得和自己疏远了。正如埃里希在《健全的社会》中所指出的那样：被异化的人没有体验到自己是自己身心的主人，以及他自己行为的掌控者。正相反，他的行为及其后果成了他的主人。被异化的人与自我脱离了联系，就像他与任何人脱离了联系一样。弗洛姆以此表明当我们讨论异化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传统意义上的

盲目崇拜，还在于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力量和许多其他因素的关系。弗洛姆将异化视为不健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状态，并表达了他对西方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由此可见，异化在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角色，本文主要针对《冰血暴》中的人际关系异化进行讨论。

二、《冰血暴》中的人际关系异化

1、疏离的夫妻关系

杰瑞是一个人生失意、懦弱无能、窝囊的汽车推销员，他就是小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处处碰壁，事业处于低谷。职场上不受上司抬举，工作中又常被顾客侮辱。他想要向老丈人借钱做一笔生意，又遭到了冷落和拒绝。他自感卑微、渺小，却又无奈、无能。在极度自卑的心理之下，隐藏着急需补偿的欲望和动机。而吉恩作为妻子，丝毫没有察觉到丈夫平日里的痛苦，在影片里吉恩与丈夫虽相敬如宾，却对丈夫不甚了解，夫妻之间也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她甚至没有看出杰瑞与她父亲韦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杰瑞也从没有向妻子倾诉的念头，在片头他宁选择绑架妻子向老丈人敲诈的方式获取钱财，也没有向妻子求助，正如他与卡尔和盖尔的对白所示，疏离的夫妻关系令杰瑞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让妻子参与其中，就算妻子知道也不一定会帮他的忙。由此也可看出杰瑞对妻子的不信任和疏离。而老丈人对杰瑞的冷落与拒绝又加重了后者在家中的边缘化地位。当杰瑞向老丈人表明这次投资不仅是对于他本人，对于妻子吉恩以及儿子斯科特也都会有好处时，韦德只是看了他一眼，而后轻蔑地说吉恩和斯科特用不着杰瑞操心。家庭归属感的缺失，连同长期遭受侮辱、冷落，和轻视而形成的极度自卑感不断扭曲着杰瑞的人性，疏离冷漠的夫妻关系更难以使他得到救赎，压抑在心底的欲望与愤怒于是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释放出来——他谋划绑架了妻子吉恩，这是对韦德的报复，同时也是对于妻子的报复。夫妻间本应有的关怀、温暖和互相扶持被尔虞我诈、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所毒害、异化。

2、冷漠的亲情关系

自古以来，父亲都是儿女坚强的后盾。然而作为父亲，韦德与女儿吉恩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冰冷与疏远。在他眼里，金钱远胜于人与人之间莫测的情感。他在利益面前与子女锱铢必较。在得知女儿被绑架，要求付取赎金交换，否则撕票时，韦德一度强烈要求向警察报警，他担心万一付了钱绑匪还不放人该怎么办，他声称毕竟赎金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女儿的生死已不是他率先考虑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了主要。而后韦德虽已让步，却

还想要与绑匪对峙，意图将赎金降到原来的一半。高度物化的社会使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念发生巨变，亲情已经被资本化，变成了买卖，甚至可以用金钱来交换和衡量，父女情感由于物质的腐蚀而异化、变质。

无独有偶，杰瑞对儿子斯科特的亲情也让位于金钱物欲，当杰瑞回家发现妻子已经被绑走时，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联系韦德，骗取赎金。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次绑架事件对儿子斯科特可能造成的心理伤害。当事情告一段落，史丹问起斯科特情况的时候杰瑞才想起还不知道自己儿子目前的状况。物质的追求远胜过对亲人的关爱，对个人利益的重视远超过对亲人的无私付出。在极端的个人主义驱使下，亲情显然已经分崩离析，经不起考验。

3、无情的姻亲关系

姻亲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和谐程度，健康良好的姻亲关系可以使家庭成员的联系更加紧密，而疏远、轻视的姻亲关系也必会给一个家庭的幸福带来灭顶之灾。韦德打心里瞧不起自己的女婿杰瑞，而且没把他当成是一家人。虽然女儿吉恩早已和杰瑞成家，并育有一子斯科特。但是韦德在拒绝杰瑞的借款请求后明确表明吉恩和斯科特用不着杰瑞操心。而且韦德坚持认为杰瑞的生意设想行不通，对于一个人的轻视使韦德连同这个人的想法也一并否定。而当韦德的生意伙伴史丹表态这是笔不错的生意时，韦德立马转变了态度。相比于已有姻亲关系的杰瑞，韦德更加相信于己以金钱结盟的史丹。后来吉恩被绑架，韦德不顾杰瑞劝阻，坚持要叫警察介入，也是史丹几句话，韦德便言听计从，转变了想法。在韦德眼里，于己有利益牵扯的伙伴比有亲情羁绊的姻亲更加可靠。利益关联远比情感关联更令他感到心安。

当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的追求，所谓的道德观念、情感羁绊便失去了应有的分量，甚至于异化变质。杰瑞的生意构想得到史丹的认证后，韦德并没有准备将钱借给杰瑞，使他大赚一笔，令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过得更好。也没有与杰瑞合伙投资，共同获利的想法。他决定和自己一直以来的利益盟友史丹合伙抢下这单生意，对于杰瑞则只想支付一笔中介费便打发走人。当杰瑞据理力争这原本是他自己的生意构想，只是想从岳父这里借上一笔经费，并且愿意支付利息时，韦德和史丹冷漠发笑，声称投资经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怎能随便借人，更何况他们是生意人，而不是开银行的。家庭成员之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状态，亲情让位于欲望，道德观念腐朽于金钱铜臭。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异化了人性，人们享受物质的欲望横扫一切，人心为物欲所蔽，失其灵明。人与人之间不再相互依靠，情感共鸣，转而因利益纠葛而尔

虞我诈、相互摧残。

4、畸形的合作关系

影片开始，绑匪卡尔和盖尔两人坐在咖啡厅里等待他们的雇主杰瑞的到来。卡尔是杰瑞经同事介绍而认识的，而盖尔是卡尔带来的同事。两人从一开始的高速之旅就矛盾丛生，盖尔特立独行、毫不退让，卡尔只得不断妥协，抱怨不断。空洞的双眼、面无表情的脸、嘴里永远叼着烟卷，盖尔的形象既滑稽、又透着阴森的气息，若对上他的眼，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便会席上心头。盖尔沉默少言，影片没有交代有关他的任何背景，也没有讨论他变成这样的原因和目的，这就是他孤立感的来源——无根。他的行为话语十分呆板、强硬，毫不让步，不会、也不想与人沟通。这是美国现代人走到了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的心理写照。盖尔无视社会秩序，同时又有很强、很坚定的个人原则，他把达到目的的一切障碍都视作“物”，他杀人从毫不犹豫和浪费时间，但凡阻碍自己计划的人，都难逃厄运。为了四万美元，盖尔先后结束了两个路人、吉恩以及合作伙伴卡尔的性命。而他之所以杀死吉恩，只是因为嫌吉恩太吵了。“失控”的暴力以及毫无预期的疯狂犯罪是后现代人们信仰危机的体现。因信仰缺失所造成的无所适从与虚无感使盖尔的价值观念发生异化。因而他为达到最终目的——拿到赎金，不择手段，但内心的空洞无从填补，眼神永远茫然。卡尔渴望与人沟通，在封闭的盖尔面前便越发觉得孤独。他一路对盖尔妥协让步，而在最终分配利益时一反往常强硬起来，尽管自己已经背着盖尔藏了数万美元，却还是在汽车的归属权上斤斤计较，最终在利益的争夺中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一对搭档由于利益上的竞争从影片开端便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盖尔对卡尔毫不信任，当两人路遇警察查牌照时，尽管卡尔反复强调他会处理好的，盖尔仍旧目光机警、蓄势待发。盖尔丝毫没有合作意识，打从一开始就没想听卡尔的，而后寻找时机，将警察一枪毙命，并指挥卡尔善后。盖尔全程都在用命令的语气与卡尔交谈，最终两人在汽车归属权问题上争执不下，面对不再妥协的卡尔，盖尔像从前一样，机械地将这个挡在自己面前的“障碍”清除。何谓伙伴，在盖尔眼里只是自己追求目标的工具罢了。信仰的缺失，消散不去的虚无感使一切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失去了意义，生命也变得毫无价值，人性因此被扭曲，合作关系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盖尔在虚无中坚守着自己最后的“原则”，最终还是逃不了在信仰的坚守中毁灭。影片结尾，盖尔坐在警车中，目光仍然呆滞涣散，找寻不到生活的意义。

三、结语

在宗教泯灭、信仰崩塌的时代，外部世界的突然变化导致人精神的茫然与彷徨，在人生有限、死后万事空的新意识下，人们设法用欲望的满足来填补精神的空虚，极端个人主义因此膨胀发展，人的价值观念崩塌，社会秩序已毫无意义，人性在欲望的追逐里不断被异化，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逐渐疏离，人际关系发生异化。人们发现自己孤立于世，无所依托，无从依靠。而对欲望的无止追求最终皆以毁灭告终，人们所坚守的理念——无论是金钱还是自我，也在此刻瞬间崩塌，万事归于虚无。不论是目无规则、暴力无度的盖尔，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韦德，贪婪狡猾、锱铢必较的卡尔，还是想要实现自我、不择手段的杰瑞，他们都执着于自我欲望的满足，虽有追求但绝对没有信仰，他们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物质的满足永远无法满足精神的需求。于是科恩兄弟在影片中对希望和公理进行暗示，夫妻关系的缺憾在玛姬和诺姆的相濡以沫之下得以圆满；搭档关系的紧张在玛姬和杰夫的相互配合、合作互助之下烟消云散；生命意义的匮乏在片尾玛姬对盖尔的问话中得到填补：你杀了那么多人是为了什么？就为了那一点儿小钱吗？你知道生活的意义远不只是挣点小钱。这你都不知道吗？你现在落得如此凄惨下场，生活如此美好你却再也无福消受。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做。

【参考文献】

- [1] 埃里希·费罗姆. 健全的社会 [M]. 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3.
- [2] 常枫. 血色的诙谐——浅论科恩兄弟的黑色幽默电影 [J]. 媒体时代, 2011.
- [3] 邓瑶. 《风暴眼》中的异化人际关系解读 [J]. 电影文学, 2015.
- [4] 雷羽南. 科恩类型的剧作生成：科恩兄弟电影剧作研究 [J].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 [5] 李小芳. 消费文化引领下的社会关系异化及人性放纵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 [6] 刘燕. 科恩兄弟电影的叙事艺术 [J]. 江西师范大学, 2011.
- [7] 翁洁婷. 科恩兄弟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J]. 电影文学, 2017.
- [8] 杨翥鹏, 梁春竹. 科恩兄弟电影的叙事特征 [J]. 戏剧之家, 2014.
- [9] 张瑞芳. 科恩兄弟电影中的人物塑造探析 [J]. 电影文学, 2017.
- [10] 赵晶. 艾略特诗歌中两性关系的异化与重构 [J].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 [11] 朱蝶. 电影《冰血暴》的后现代身份研究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3.

【作者简介】

万中淑 (1998—), 女, 汉族, 河南省南阳人, 学历: 硕士研究生, 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外国文学。